

取高茶局

(上)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非外借

ISBN 7-5615-3888-9

ISBN 7-5615-3888-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最高杀局

(上)

墨葡萄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统筹策划：阮航  大无限书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高杀局：全两册 / 墨葡萄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5

ISBN 978-7-5502-8697-9

I . ①最… II . ①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2788 号

最高杀局

作 者：墨葡萄

责任编辑：喻 静

特约编辑：周晶晶

统筹策划：阮 航  大无限书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00千字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46.5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697-9

定价：79.80元 (全两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64243832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谎中之谎	001
第二章	劳山事件	011
第三章	槐树下枣	017
第四章	逆用叛谍	025
第五章	黄雀螳螂	034
第六章	倒霉数字	044
第七章	土匪成精	052
第八章	血溅武堂	059
第九章	一骑绝尘	068
第十章	我方盘点	075
第十一章	五处精英	082
第十二章	风流百里	092
第十三章	重光堂主	100
第十四章	国府巨奸	109
第十五章	偷梁换柱	115

第十六章	杀“看门者”	122
第十七章	杀手之争	131
第十八章	七里铺入	140
第十九章	野发幽香	148
第二十章	审与反审（1）	158
第二十一章	折戟沉沙	166
第二十二章	农夫间谍	177
第二十三章	审与反审（2）	189
第二十四章	武田为梅	199
第二十五章	考核间谍	207
第二十六章	车厢遇险	216
第二十七章	皂里乾坤	223
第二十八章	福祸相依	230
第二十九章	火树银花	237
第三十章	御前会议	245

第三十一章	作别云彩	251
第三十二章	“门捷列夫”	257
第三十三章	情报分析	263
第三十四章	如炬慧眼	270
第三十五章	谁比谁傻	279
第三十六章	“蛇头”闫江	288
第三十七章	我咋知道	296
第三十八章	冷艳美人	303
第三十九章	脚踏实地	312
第四十章	异能之士	324
第四十一章	三羽乌鸦	335
第四十二章	可以走了	342
第四十三章	攻心为上	348
第四十四章	税警刘义	356
第四十五章	善者不来	363
第四十六章	意志较量	369

第一章

谎中之谎

当一袭灰布长衫、头戴礼帽的章乾被领进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陈瑞禄处长的办公室时，他多少有点紧张。陈处长挺随和地招呼章乾坐下，之后又主动倒了杯水递给他，章急忙双手接过了杯子，连连称谢，不知如何是好的僵局就此打破了。陈处长又从桌子上的一个铁盒中取出一些烟末子，随手撕下一页马粪纸来，很娴熟地卷了根“大炮”，递了过去。章连忙接过烟卷，又从口袋中掏出一盒火柴，边点烟边问道：

“长官怎么知道我吸烟的？”

“这不是明摆着的？你身上有烟味，食指中指微黄，显然是被烟熏的，况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检查阁下的私人物品时发现了火柴和半盒‘三炮台’。”

“哦，贵部查得还真够细的。”

“职业习惯嘛。好了章先生，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请你简明扼要地介绍下自己，包括此行的目的及路上的经历。”

渐渐松弛下来的章乾一撂大氅，跷着二郎腿儒雅地往椅子上一坐，不疾不徐地答道：“我是来参与革命的。”

“是吗，国民党不也自称是革命党吗？”

“他们是假革命，在我看来不抗日就是假革命，而破坏抗日甚至助纣为虐的走狗汉奸就是反革命。”

“那对付反革命你又当如何？”

“杀！”

好一个果决的字眼从章乾的嘴里蹦了出来，虽然略显得有点突兀和夸张。没有任何表示的处长沉静而淡然地喷了口烟，随后问道：

“你何以如此痛恨日寇呢？”

章乾把尚未熄灭的烟头猛地扔在地上，又用脚来回碾踩了几下，恨恨地说道：

“我跟小鬼子不共戴天！”

“别激动，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让您见笑了。我是奉天（沈阳）人，以前一直在鹿鸣春酒楼干跑堂。‘九一八’之后，小鬼子攻入奉天城，畜生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还大肆捕杀抗日志士及家眷。我家有亲戚在东北军中做事，由于被‘二鬼子’（朝奸）出卖，他们抄了我的家，放火烧了我的房子，还……”

章乾这时哽咽得一时无言，还用拳头连连击打自己的脑门，过了好一阵子才又渐渐恢复了平静。陈处长一看他说到伤心之处不能自己，也就不再问他家人的遭遇了，这种情况他见过不少，只能用时间来抹平内心的伤痛了。

“……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我从关外随着大批的难民跑到关内，先到了北平我姐夫家寄宿了下来，打算找个营生，可谁承想，北平的局势也不太稳，小鬼子天天在丰台搞演习，随时有可能攻下北平，光凭宋哲元的那点兵力和装备，我看那又会是一个奉天，于是我从姐夫家借了点盘川，拿了几件行李，就一路来投奔你们了。”

陈瑞禄静静地听完章乾的叙述，没有发表太多的评论，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章先生一路风尘仆仆的，一定是舟车劳顿了吧？剑锋。”

“到。”

“先带章先生到伙房吃点东西，歇息一下吧。”

“是。”

“啊呀，怎么好意思麻烦你们列位呢，我带着干粮的……”

陈处长摆摆手示意就这么办了，章乾也不过分推辞，跟着副手许剑锋离开了办公室。陈处长又点了根“大炮”，沉思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小许独自一人回来了，处长劈头就问：“你怎么看这个人？”

“没看出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呀，尤其对鬼子的仇恨，不太像是装出来的。我也是东北人，很能体会这种刻骨铭心之痛。再说了，咱们也仔细地检查了他的行李，除了一些盘缠及一块大烟土之外，没发现有什么‘夹馅’物品。我刚才在伙房跟他唠叨了几句，的确是奉天的，至少在那住过一段时期，有些细节说得还挺靠谱的。”

“千万别只关注这些表面文章，我多次提醒过你们。”

“哦……处长你又发现什么了？”

“只是怀疑罢了。依我看，他什么都可以是，独独不会是个跑堂的伙计。”

“从哪里看出来的？身高 1.75 米，体型不胖不瘦的，眉眼和善，唯一的特点就是有两撇小胡子和一个大背头。这种人在东北很常见的，比如张少帅吧，就是这个模样的典型，我怎么看不出来他哪点不像跑堂的呀？”

“别光研究外表，还得结合他的行为举止及语言特点来做深入的分析。你看啊：其一，多年当伙计的都会养成根深蒂固的对人唯唯诺诺的习惯，比如当他站着的时候，两只胳膊会稍稍弯曲，头部微微前倾，说话声音一般不会很大，甚至还有那么点谦恭的味道，而这些特点在此人身上就体现不出来；其二，你见过几个伙计随随便便往地上扔烟头的？尤其是在陌生之地当着陌生人的面；其三，从他的言谈举止上看，倒像是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偶尔还使用一些平常伙计不怎么常说的词汇，如‘贵部、助纣为虐、大肆捕杀、列位、盘川’等等的，尤其是最后一个词，一般老百姓的说法是‘盘缠’，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咬文嚼字地念成盘川’等等的；其四，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来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不太会是一般跑堂的语言和思维能力；还有，在逃亡途中还能抽得起‘三炮台’，口袋里居然翻出十来块现大洋、一方上等的‘云土’（云南大烟土），这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难民中的富豪了。这一切疑点没弄清之前，他就留在这继续‘编故事’吧，直到能自圆其说为止。”

“有道理啊处长，我看不如给他上点手段呢，咱可没工夫跟他磨牙猜闷的。”

“别忙，先让他继续表演，兴许到时候狐狸尾巴就会自动露出来的，明天接着审。”

第二天一早，陈瑞禄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起床后带着警卫员沿着延川先跑了几公里的步，回到宿舍后又来了二十多下俯卧撑。他的俯卧撑有点与众不同，一边做一边给自己鼓掌，这不光需要有很强的臂力，还要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一般人非磕掉大门牙不可。陈的逻辑是：你首先得在体力上不输于对手，才能在精神上压倒对方，

而一旦精神上占了优，对手离崩溃就不远了。

这个身高只有 1.70 米左右、年纪三十岁冒头、面目清秀的保安处处长是浙江金华人，他的面部特征是：脸颊瘦削，棱角分明，鼻梁高直，眼窝深陷，黑脸膛上有个包龙图一样宽宽鼓鼓的额头，北平人称之为“大镗儿头”的便是。由于长期坚持户外运动，他的肤色成古铜色，制服下的小骨架看不出什么体型来，但脱去外衣光着膀子时，亮出的却是一副当时国人中相当少见的“扇子面”来，格外引人关注。他的胸肌、腹肌、斜方肌、三角肌一块不少，只是肱二头肌略显单薄了些。一旦动起来，此人有种黑豹般的敏捷感。

与其个性化的外貌特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处长那相对平和、不温不火的处世之道及审讯技巧：陈对“好人”并不特别激赏有加，对“坏蛋”也没有过分的横眉立目，从外表上你很难看出他的情绪波动来，那完全是种职业的、就事论事的态度。但就是这种“不温不火”却使许多人看走了眼，因为随着漏洞的呈现，处长可以毫无征兆地从一个低眉的菩萨瞬间变成怒目的金刚。

章乾经过一夜的休息，又被带到昨天的位置上，接着讲述一路上的逃难经历。在整个过程中，处长始终是一言不发，一直在静静而仔细地观察对方，偶尔与书记员周琳交换一下眼神。

在处长的眼中，章乾的形象是这样的：三十来岁，头发乌黑，体型适中，线条柔和，表情淡漠，没有了昨天的激动。越是研究他，就越觉得他像是个受过一定教育、有些许文化素养之人。

陈的目光飞快而不经意地在章的手上停留了几秒钟，旋即发现了疑点：嗯，不对了，他的手指为何如此细嫩而有力呢？而且手掌柔软，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这完全不是那种长年累月端着热盘子走来走去，在刷锅水里泡着洗碗筷的手呀……

“章先生，咱们继续聊聊昨天的话题吧。你要不要先喝点水呀？”陈处长平淡而随意的开场白令章乾的心着实放松了不少，他这一宿虽然没有辗转反侧，但睡得并不怎么踏实，脑子始终没闲着：我给对方留下的印象如何？明天他会在哪里“动刀子”？我又该采取什么应对策略？是继续扮演愤怒的难民好呢，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跑堂更能顺利过关？不过，从第一次接触来看，这个审讯官似乎不太难对付，他既没有过分地为难于我，也没有眼珠乱转地表示质疑，更没有虚张声势地恫吓，这与我的教官所

传授的审讯模式大相径庭，莫非这个“四眼”就是个混饭吃的家伙？算了，别费神瞎琢磨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再说吧，一个土共能奈我何？

“我不渴长官，您想了解点什么尽管开口。”

“那咱们就先聊聊你到了北平后的情况吧。”陈瑞禄没有死盯着他的双眼，而是看向了他身后的窗棂。

“好的，自打我从奉天逃出来后，先寄宿在北平我姐夫家。我姐她是个家庭妇女，姐夫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我不好意思白吃白住，于是我在城里到处打短工，啥都干过，拉洋车、卖烟卷儿、到火车站扛大包，当然了，干的时间最长的还是我的老本行——跑堂，工钱不求多，够自己吃喝就行，这年景对付着活就不易了……”

“你在哪家馆子当伙计？”

处长毫无征兆地打断了他的自述，章乾想都没想，马上答道：“在前门大街附近的全聚德干过几年吧。”

“巧了，我在北平上学时，也偶尔去那里吃过鸭子。它在前门大街的什么位置？是旋转门还是普通门？到后厨去是左拐还是右拐？厕所在堂内还是堂外？餐厅大概有几张桌子？你当伙计时都干些什么？”

章乾知道对他的审问正式开始了，虽然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对方却从这里下刀子，看来奉天方面的材料是白费了，对方根本就没提，而北平姐姐家的内容他也不感兴趣，这是自己始料不及的。我该怎么办？有啦，尽量把他的注意力拉回来，把话题往自己熟悉的方向引，就这么办！想到这里，他的回答变得含糊其辞，而且尽量巧妙地避开问题，打算尽快过渡这一桥段。

“那几年全聚德经常重新装修，厨房又新开了一个门，桌子的数目时增时减，厕所嘛……在逃亡的路上我太累了，神经高度紧张，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我平时干的还不就是端茶递水一类的差事……”

“如果有客人用筷子敲碗敲碟子的话，你怎么应付？”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被抛了出来，章乾连想都没想地答道：

“只要不打碎家伙事，随他们敲呗。”

“哦，是这样啊，那在此期间你常于何处就寝呀？”

“跑堂”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马上按照自己预设的思路展开了：“有时住在店里，

一来尽量别烦姐姐、姐夫一家，二来也可多挣点看门费，老板人挺厚道的，还时常接济我点。更多的时候是回姐夫家住，我姐夫家住在白塔寺附近的……”

“你难道不厌烦火车声吗？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陈处长一句话就把问题又给拉了回来。

“火车？什么火车？您指的是……”

“坦率地讲，我有点信不过你呀章先生。”

平静的话语就像一滴凉水蹦进了沸腾的油锅一样，使得“跑堂”顿时慌了手脚。

“啊……为什么啊老总？”

此刻的陈处长有意放慢了节奏，一边卷着大炮，一边似笑非笑，饶有兴致地注视着这只落入圈套的“小白鼠”，足足过了半分钟的光景，看效果差不多了之后，才一字一句地直戳对方的死穴。

“首先，我断定你这辈子都没干过跑堂的；其次，你更不是什么全聚德的伙计；第三，我怀疑你甚至根本就没住过前门。这场闹剧已经消耗咱俩不少时间了，该收场了我的章先生。”

“我讲的都是实话，可以对天发誓。”

“你讲的都是屁话！”

一声断喝顿时令屋里的每个人心头都是一颤，处长慢慢地踱到章乾的面前，直视着对方的双眼逼问道：

“依我的判断，你很可能在全聚德吃过几顿饭，但绝非以伙计的身份。在同一个地方伺候了几年的跑堂会对自己朝夕相处的环境如此陌生吗？长年累月以店为家的人对饭馆的每一尺每一寸都应该了如指掌才是，甚至包括两张桌子的距离及每个常客的饮食习惯。还有，老北平的餐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怕客人掀桌子骂娘，但十分忌讳食客们敲碗，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晓得，只知道发生了这种事之后，掌柜的定会出来赔罪的，否则有可能被砸店，如果确系菜品不好或礼数不周的话，定会让大师傅或小伙计出来给客人当面赔罪，然后装模作样地卷铺盖走人，这一套你难道没听说过，嗯？再者，全聚德在前门，而那里有什么知道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有火车站！当地人都称之为正阳门火车站的便是，它分东西两站，东站通京奉线，也就是从北平发车到你所谓的老家奉天，西站为京汉线，到汉口的。此乃北方交通之枢纽，每日从早到

晚都有火车经过，你他妈是聋子，晚上睡觉居然都听不到？”

“我睡得死……”

啪！

鞭子一样的大嘴巴突然毫无征兆地扇到了他的左脸上，一个五指印渐渐浮现了出来。算他倒霉，处长还是个网球高手，而且不是个左撇子。

“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凭什么打人！”

“凭什么打你？老子打的就是你！怎么，不许呀？”

“我就是没听见，没听见怎么啦？耳背犯法吗？”章乾捂着渐渐肿了的脸，居然口气强硬地反诘了起来。

“哟呵，看来不怕抽嘴巴是吧，在哪里受的特训呀？是日露协会学校毕业的，还是哈尔滨学院（日本在华间谍学校）哪？不要再侮辱我们保安处人员的智力了，我奉劝你。”处长问题的指向性越来越明确了。

“啥学校呀？听都没听说过。我姐夫家就住白塔寺附近的翠花横街55号，院子中央还有一棵老槐树，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北平去调查嘛。”

“歇菜吧你。翠花横街？还他妈老槐树，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带着些许京腔的处长瞟了一眼正在记录的周琳，接着驳斥道：

“实话告诉你，你的疑点还不止这几处呢。一个伙计一年能挣几个钱？十几块现大洋外加一块上等的‘云土’，这足够在西安开一家饭馆的了，还当什么难民啊？就算你一心向往革命，不远万里来投奔我们共产党，在这兵荒马乱的时节里，以我的经验和无数流亡者的实例来看，你的积蓄也会很快花光的，这还不算你一路上被骗、被偷、被抢、被没收的情况，你甚至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全聚德伙计”的内心受到了重创，因为刚才处长对他使用了一招隐晦的心理战。怎么运用的呢？

陈本人是位语言专家，熟知多种地方方言，如果必要的话，他刚才完全可以用东北话来驳斥对方的，比如“拉倒吧”，也可以换成各地人都懂的词汇，像“得了吧”或“别胡扯了”等等。而处长为什么偏偏要用北平话“歇菜”来表述呢？这其实是在告诉对方：别跟我聊北平的事，对那里的情况我比你熟……

这一招果然奏效，章乾垂下了头，显然是领悟到了此中的真意，他不再进行狡辩了，只是眼睛死死地盯着脚下的方砖。此时屋子里鸦雀无声，彼此好像都能听见对方的心跳。

在这令人窒息的高压氛围中，“跑堂”没有撑得太久，先崩溃了。他仰天长叹了一口气，无奈地双手一摊，可怜又无助地扫了面前的“福尔摩斯”一眼，又重新低下了头，继续沉思了片刻之后，像是鼓足了勇气似的“呼”地站了起来。

“坐下！”警卫员许剑锋一声大喝，接着就要伸手掏枪，与此同时，另一名战士郭达力从后面一把将章乾按倒在椅子上。

“老实点，想找死啊？”

“不不不，别误会，长官你就是借我两个胆子，我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呀。我说，我全说，再给一次机会行吗？”

“那就竹筒倒豆子吧，我们可没耐心陪你玩。”

“我真的是奉天逃出来的难民。不过诚如您所言，我不是伙计，而是一个中学教员……”

随后，这位“跑堂”又讲述起另一个版本的逃亡经历来，陈处长一边把玩着手中的自来水笔，一边仔细地倾听着、分析着。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他逃难到北平后的确住在姐夫家，刚开始姐夫看在姐姐的面子上，对小舅子还算客气，腾出一间装杂物的小屋供他居住。但日子久了，姐夫就有点不耐烦了，话说得也越来越不中听了。而章乾除了会教书以外实在是身无长技，但在这兵荒马乱、时局动荡之际，北平的差事也不好寻。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啊，他只能是终日借酒消愁，醉生梦死。也不知怎的，这小子居然还交了桃花运，旁边胡同里有一个“暗门子”是他奉天的老乡，一来二去，两人就对上眼了，于是由跑堂升为教员的他又往上跳了一格，成了暗娼的“入幕之宾”。

“想来可悲呀老总，我也曾是个读书人，却沦落到要吃软饭的地步，实在是侮辱斯文。更难以启齿的是……唉，这话咋说呢？这母夜叉偏偏‘那方面’的需求还挺大，终日搞得我是筋疲力尽的。实在受不了她了，于是有一天，我趁她出去打麻将的工夫，偷偷卷了她的细软，也不敢回姐夫家，就跑了出来，在外漂泊了些日子，不知怎么的，竟鬼使神差地随逃难的学生一起到了西安，但西安地界也不安宁，地痞流氓横行，地头蛇们也时常来敲竹杠。我听说贵党治下还算太平些，于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就来到贵地，可一路之上又听说你们对陌生人排查甚严，咱又是个有着不光彩历史的小人

物，于是我就胡诌了一段说辞，妄图能瞒天过海，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难逃您的法眼，被您识破了……”

陈处长静静地听完了他的这番陈述，微微地笑了笑：“嗯，越来越精彩了。不过这还靠点谱。那个暗娼叫什么？多大年纪？家住哪里？”

“好像叫张桂香。弓长张，桂花香的桂香，四十来岁吧，家住……”章乾搔着头皮努力“回忆”了一阵子，接着他一拍脑门说道：

“小羊圈胡同 24 号院。不对，是 26 号，反正是双数我记得。”

章乾的心中一则喜来一则忧。忧嘛，倒还好理解，看来遇到了个“硬茬”，要小心提防了，这个“喀拉货”（东北话：二货）没那么好对付；而他的喜又从何而来呢？审讯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和节奏，这就好办了。

“哦，如此说来她还是你的半个本家啊，我们会去一一核实的，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你先下去吧，把自己的这番经历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不允许再有丝毫的隐瞒与不实了，听见没？”

“一定一定，再有不对的地方任凭你们处置了。”

章乾离开后，陈瑞禄问三个下属：“你们怎么看？”

剃着小平头的许剑锋鄙夷地一笑，啐道：“还入幕之宾呢，呸。”

五大三粗的郭达力问道：“啥叫入幕之宾啊？”

“就是吃软饭的大相公呗，文化人说的话就是不一样啊。哈哈！”一头短发的书记员小周笑道，忽然她意识到陈处长也是一个文化人，马上收了口，还心虚地瞄了上司一眼。

陈处长压根就没在意下属的揶揄，瞅着三人自言自语道：“老狗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处长你在说啥呢？”

“哦，没什么。你们对这位风流的‘章生’有何看法？”

小许率先开了口：“这第二个版本的说法虽然荒唐了些，但还算人情入理吧，我觉得有一定的可信度。尤其对方是在咱们的穷追猛打下，被迫把他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都抖落了出来，但咱们纯洁的革命队伍岂能收留这种下三滥，依我看，把银元、烟土一没收，给他点川资路费，人就轰走算了。”

“那不太合适吧。”郭达力反驳道，“以啥罪名没收人家的财物？就凭他扯了几句谎，以及生活作风的问题？这要是传出去，说咱们巧取豪夺，以大欺小咋办？这不是给咱的边区政府抹黑吗？真的使不得。”

“什么叫以大欺小？咋就算巧取豪夺啦？他一来欺骗政府，二来走私烟土，性质还不严重吗？按照咱边区的法律，都够枪毙的罪过了……”

“你们俩行了！瞎争个什么劲啊，都没说到点子上。依我看，这家伙不简单，居然还会讲故事中的故事，着实有一套。”

“处长，啥叫故事中的故事啊？”

陈瑞禄吸了口烟，慢条斯理地解释了一遍。原来，这故事中的故事，又叫谎中谎，也就是所谓的连环骗。当一个审讯者指出嫌疑人口供中的不实之处后，有经验的间谍一看再也搪塞不过去了，马上会搬出事先准备好的第二个版本来。一般说来，嫌犯会先作出崩溃状来麻痹对方，好像在审讯者的连续突击下实在扛不住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如实坦白。从心理上讲，审讯者会很容易相信他的后一次交代，特别是其口供中还揭了自己的短。如果讯问方相信了第二种说法，疑点就算被澄清了，嫌犯也就顺利过关了，这种“英雄出丑”的套路有时很奏效，间谍可以把自己说成杀人犯、扒手或拉皮条的等等，总之是越下作越具效果，一旦审查者信了这一套，就又被他耍了。

“所以千万要当心，别被他蒙蔽了，相反，一定要把他当作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来看待。”处长教导部下道。

“高啊处长，我们虽然跟你的时间不长，但所学的东西实在是过去连听都没听到过的。你平时没事得多教给我们几手啊。”书记员周琳由衷地赞美道。

“可你怎么就能肯定这是连环骗呢？”小许还有点不服气。

“我是不能肯定，所以要接着审呢。但是我再强调一点，在反间谍的工作中，厘清每个疑点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而轻信则是这一行中最大的天敌，都记住啦？”

“明白。”

“小周，把‘劳山事件’的卷宗拿来，今晚就是开夜车也得理出个头绪来，明天部长还要听汇报呢。”

第二章

劳山事件

夜深人静的西北黄土高原之上漆黑一片，只有苍穹还是繁星点点。研究了几个时辰案情的保安处处长陈瑞禄终于放下手中的卷宗，伸了个大懒腰，披上一件外套，轻轻地推开窑洞的门，来到了院子中，开始了他一天中最闲散也是最惬意的一段时光。用《荷塘月色》中的一段话来形容，就是“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他一边绕着院中的大碾子开始散步，脑子却海阔天空地任意翱翔了起来。

陈这个人很怪，他的怪不是体现在外形上，而是内心深处的东西不同凡俗。此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审讯专家，大概就源自于这个怪吧。处长可以毫不费力地同时扮演起两个完全对立的角色，一个是审讯者，另一个是嫌疑人，而且能随时切换。这就使得他可以准确地把握住双方的逻辑思维，捕捉对方的每个心理活动，有人称之为“读心术”。

这位读心者与一般的江湖术士还有所区别，他完全不用凭借任何外物，在他看来，水晶球、签筒、测字及塔罗牌一类的东西作用有限，真正的“巫师”是用不着这些道具的。他们往往凭着几句话、一个眼神，有时甚至连眼神都不需要，单凭感觉就能洞悉别人的内心世界，就像从未与曹操谋过面的诸葛亮，单凭揣测便可断定“阿蛮”（曹操的小名）必走华容道一样。这项缥缈的能力完全是天生的，不是哪所学校能培训出来的，